

楊序一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胝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邁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偏豪宕。於斯概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搜闕奧。曠覽幽遐。每出於踪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敝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見聞。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與。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生人所應窮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能親至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雲詠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智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踴慮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奇。岱華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余既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勗焉。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同邑後學楊名時序。

楊序一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章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卷披對。按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爲改正。添入再手。謄一過。以復其舊。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偃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闕。恆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遊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無人乎言之。卽知而言之。亦舉什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唯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又烏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況於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庚寅二月丙申朔。楊名時序。

潘序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羣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

也。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覩身經。知其皆嘗一櫛披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闕奧。若余遊屢所至。必窮高極深。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遊雁蕩而目睹雁湖。勞山則登華樓之巔。羅浮則宿飛雲之頂。自以爲至矣。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峯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往年餞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皆無之。足跡至雞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沿湖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也。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蹤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牧齋稱爲古今紀遊第一。誠然哉。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爲。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祕不宣。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褰裳奮袂。躡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吳江潘耒序。

徐序

昔劉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品藻千古。經緯六合。沈水部一見卽詫爲異書。卒賴其力以傳於世。迨傳之久。而滅沒滋甚。嘉禾雲間諸刻。無完書。自錢功甫得宋槧本鈔補。而後綴學之士始得見全文。以至於今不廢。昌黎韓子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乎人之名之傳世而行遠。莫不有爲之先後者。其於書也。亦若是焉已矣。族祖霞客公。生有遊癖。凡履齒所到。模範山水。積記成帙。積帙成書。昔人所稱爲千古奇書者。此也。惜未脫稿而公卒。賴季君會明爲之次其簡編。後旋燬乎兵燹。又賴公子介立訪得義興史氏曹氏錄本參校。而遊記得復成書。於時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嘗臥遊勝具。卒皆以謄本傳玩。而就中改換竄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餘年。雖得邑中楊凝齋先生手校於前。陳君體靜再訂於後。而傳寫益廣。譌落寔多。兼之俗下書傭。競於此作生活計。而任意刪節擷湊。一如彥和嘗夢索源之文。往往使讀者莫悉漏義。是可痛也。乙未夏。適得楊陳兩先生訂定真本。比對讎勘。將手錄一通。思有以信今而傳後。獨念兩先生當日細意搜討。謂可存其真。以永世。乃轉相傳寫。而訛落者已如彼。刪抹者又如此。予卽爲之考其缺失。訂其異同。又安保無沿別淮混魯虎者。或從而斷脛添足。無復有作者之真面目存歟。夫是書之名世傳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精神不漸滅於煨燼之餘。更不滅沒於妄庸之手。是則後人之責所萬不獲辭者也。爰急付梓。庶幾後世有功甫其人。或得以此比於華山槧本。則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孫鎮謹序。

葉序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漢司馬子長創爲河渠書。後漢班孟堅始志地理。前宋范蔚宗始志郡國。自是有史卽有志。沿及唐宋。而郡縣有志。寰宇有記。凡建置沿革疆域田賦戶口關塞險要名勝古蹟。皆在所詳。至於山川之源委脈絡。未必能知其曲折。辨其

經緯。歷歷如指諸掌也。恭讀乾隆四十七年刊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史部地理類。開列徐霞客遊記十二卷。分注云。明徐宏祖。少好遊。足跡幾遍天下。嘗西行數千里。求河源。是編皆其紀遊之文。舊本殘缺失次。楊名時重爲編訂。以地理區分。定爲此本。是書上邀乙覽。蓋能詳人所略。爲從來史志之所未備。嘉慶十一年冬。筠峪徐氏以所梓行遊記之板歸余。廷甲生平無他嗜好。見書之有益於學術治道者。每不惜重價得之。遂積至萬有餘卷。丹鉛甲乙。日不暇給。前既校刻楊氏全書。今復得徐氏遊記板。翻閱之。朽蠹頗多。乃借楊文定公手錄本。暨陳君體靜所校本。與徐本悉心辨勘。其文之不同者。以萬計。其字之舛誤者。以千計。其文不同而義可通者。仍其舊。其字之舛誤而文義不可通者。不得不亟爲改正。抑徐刻分十冊。與進呈之楊本卷帙不同。此無從更正者。且楊陳二本。於滇遊日記。卷首俱有提綱。楊本每記有總評。陳本每記有旁批。此又無從增補者。惟是霞客有遺詩數十首。石齋黃公。歎爲詞意高妙。忍令其秘藏而弗彰乎。又一切名人巨公。題贈諸作。俱足以考見霞客之素履。又安可不傳。僭於來茲乎。十三年春。延梓人於家。說者削改。朽者重鐫。又增輯補編一卷。附於後。庶幾霞客之精神面目。更可傳播於宇內也。雖然。霞客記遊之書。豈僅此哉。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門關。至崑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刊之本。暨楊陳二鈔本。其遊覽日記。不過至滇南雞足山而止耳。廷甲聞郡城莊氏家藏鈔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刊。不過六分之一耳。然一展卷。而浙而閩。而江右。自豫而秦。而荆襄。又自燕而雁門。而雲中。又自楚而粵西。而貴竹。而滇南。其所經歷之山川。靡不辨其源委脈絡。而一一詳記之。至土風民俗物產。亦隨地附見焉。是豈獨爲山人逸士濟勝之資。凡以民物爲己任。而有政教之責者。固覽是書。於裁成輔相。左右宜民之道。不無少補焉。邑前輩文定楊公。久任滇黔利民之事。次第舉行人第知。其學術之深醇。庸詎知其於遊記一書。手錄二過。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早已周知也哉。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霞客此書。固千古不易之書也。士人束髮受書。在堂戶之上。而四海

九州之大，無所不知，然後可以出而履天下之任。若僅以此書當臥遊勝具，豈廷甲補輯是書之志也耶？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四月同邑後學葉廷甲識於水心齋。

例言

一記自萬歷癸丑訖崇禎庚辰，原編十冊，茲因卷帙繁重，每冊又各分上下，以便檢閱。

一癸酉以前，公母在堂，每歲間出，先事各省名山，志在有方故也。丙子以後，公母既歿，始爲萬里遐征計。由浙至滇，遊履多在西南，茲刻統以遊記名之。自癸丑至癸酉，合爲一冊。丙子至己卯，分爲九冊。每冊首標記年月，悉按霞公墓志校正。

一凡隨地雜記一切風土人物事蹟，諸本另作一行，與日記混例。茲刻凡記中比類連及者，每段俱脫一字聯綴，至無可比附，如盤江考、江源考、騰邊說略、永昌志等，並按省郡次第，附各記之後。

一是書善本，並推楊凝齋、陳體靜。茲刻全以二本作指南，而又彙集各抄本，參考互訂，務求愜當。若載趾適履，以訛定訛，則吾豈敢。

一凡記中原本脫落字句，悉照介翁附註載明，間有疑誤，或係後人率意填湊，無可訂正者，謹按字數，以方圈代之。至諸本異同，例應分載各句之下，但恐與本文原註及介翁附註混列，茲用裁附外編。

孩浦徐 鎮篤峰氏識

目次

遊天臺山日記	一
遊雁宕山日記	三
遊白岳日記	六
遊黃山日記	八
遊武彞山日記	一一
遊廬山日記	一五
遊黃山日記後	一八
遊九鯉湖日記	二〇
遊嵩山日記	二三
遊太華山日記	二七
遊太和山日記	二九
閩遊日記	三一
閩遊日記後	三六
遊天臺山日記後	四一
遊雁宕山日記後	四四
遊五臺山日記	五〇

遊恆山日記	五二
浙遊日記	五四
江右遊日記	五九
楚遊日記	八〇
粵西遊日記一	一〇九
粵西遊日記二	一三八
粵西遊日記三	一六二
粵西遊日記四	一七九
黔遊日記一	一九九
黔遊日記二	二二〇
滇遊日記一	二三五
滇遊日記二	二四一
滇遊日記三	二五八
滇遊日記四	二八七
滇遊日記五	三一七
滇遊日記六	三三七

滇遊日記七	三六一
滇遊日記八	三八四
滇遊日記九	四一三
滇遊日記十	四四〇
滇遊日記十一	四六二

滇遊日記十二	二八四
滇遊日記十三	五〇八
外編	五二五
補編	五四三

徐霞客遊記

遊天臺山日記 浙江臺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自寧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三十里。至梁隍山。聞此地於菟夾道。月傷數人。遂止宿。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馬首西向臺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於筋竹菴。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峰同飯。言此抵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峰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盆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菴。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轟風動。路絕旅人。菴在萬山坳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初二日。飯後雨始止。遂越潦攀嶺。溪石漸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臥念晨上峰頂。以朗霽為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晨起。果日光曄曄。決策向頂。上數里。至華頂菴。又三里。將近頂。為太白堂。俱無可觀。開堂左下有黃經洞。乃從小徑二里。俯見一突石。頗覺秀蔚。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恐風自洞來。以石甃塞其門。大為嘆惋。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為高寒所勒耳。仍下華頂菴。過池邊小橋。越三嶺。溪迴山合。木石森麗。一轉一奇。殊慊所望。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疊花亭。不暇細觀。飛瀑下至下方廣。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聞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

後行。猶及往返。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一嶺。沿澗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爲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又里許。爲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滔滔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蓮舟不能從。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

初四日。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卽循仙筏上曇花亭。石梁卽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墮。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卽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還過曇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峯相見。如遇故知。與商探奇次第。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願取寒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覓騎。騎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頭。雨止。騎去。二里入山。峯巒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大若曹娥。四顧無筏。負奴背而涉。深過於膝。移渡一澗。幾一時。三里至明巖。明巖爲寒山拾得隱身地。兩山廻曲。志所謂八寸關也。入關。則四圍峭壁如城。最後洞深數丈。廣容數百人。洞外。左有兩巖。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青松紫蕊。蒼葱於上。恰與左巖相對。可稱奇絕。出八寸關。復上一巖。亦左向。來時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數百人。巖中一井。曰仙人井。淺而不可竭。巖外一特石。高數丈。上歧立如兩人。僧指爲寒山拾得云。入寺。飯後。雲陰潰散。新月在天。人在迴崖頂上。對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巖。石壁直上如劈。仰視空中。洞穴甚多。巖半有一洞。闊八十步。深百餘步。平展明朗。循巖右行。從石隘仰登。巖坳有兩石對聳。下分上連。爲鵲橋。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但少飛瀑直下耳。還飯僧舍。覓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帶峭壁巉崖。草木盤垂其上。內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來處。玉蘭芳草。處處不絕。已至一山嘴。石壁直豎。澗底澗深流駛。旁臨無地。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偃身而過。神魄爲動。自寒巖十五里。至步頭。從小路向桃源。桃源在護國寺旁。寺已廢。土人茫無知者。隨雲峯莽行。曲路中日已墜。竟無宿處。乃復問至坪頭潭。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反迂迴三十餘里。宿信桃源誤人也。

初七日。自坪頭潭行。曲路中三十餘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漸狹。有館曰桃花塢。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爲鳴玉澗。澗隨山轉。人隨澗行。兩旁山皆石骨。攢巒夾翠。涉目成賞。大抵勝在寒明兩巖間。澗窮路絕。一瀑從山坳瀉下。勢甚縱橫。出飯館中。循塢東南行。越兩嶺。尋所謂瓊臺雙闕。竟無知者。去數里。訪知在山頂。與雲峯循路攀援。始達其巔。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翠壁萬丈過之。峯頭中斷。卽爲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卽爲瓊臺。臺三面絕壁。後轉卽連雙闕。余在對闕。日暮不及復登。然勝已一日盡矣。遂下山。從赤城後還國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離國清。從山後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巖穴爲僧舍。凌雜盡掩天趣。所謂玉京洞。金錢池。洗腸井。俱無甚奇。

遊雁宕山日記 浙江温州府

自初九日別臺山。初十日抵黃巖。日已西。出南門三十里。宿於八疊。

十一日。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雁山諸峯。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荊驛。南涉一溪。見西峯上綴

圓石奴輩指爲兩頭陀。余疑卽老僧巖。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尺。側又一小童。僂僕於後。向爲老僧所掩耳。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如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敞空豁。坐頃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渡一澗。循澗西行。卽靈峯道也。一轉山腋。兩壁峭立。巨天危峯亂壘。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幘之欹。洞有口如捲幘者。潭有碧如澄澗者。雙鸞五老。接翼聯肩。如此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峯中空。特立寺後。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窩頂。則窅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巖。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覓水簾谷。乃兩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巖寺。絕壁四合。巖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爲屏霞嶂。嶂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闊亦稱之。嶂之最南。左爲展旗峯。右爲天柱峯。嶂之右脇。介於天柱者。先爲龍鼻水。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而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坳。轟然下瀉者。小龍湫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卽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僧拜石。袈裝僂僕。肖矣。山嶂之左脇。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谷卽屏霞之下巖。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蟾蜍石。與嶂側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褶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闕限之。俯闕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圓穴。側有一長穴。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天聰洞。則嶂左第一奇也。銳峯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含珠巖。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靈巖之外觀也。

十三日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爲板嶺，巖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峯，更前重巖之上，一峯亭亭插天，爲觀音巖，巖側則馬鞍嶺，橫亘於前，鳥道盤折，逾坳右轉，溪流湯湯，澗底石平如砥，沿澗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澗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遶，迴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諾詎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瑩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宕在山頂，龍湫之水，卽自宕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澗，卻自東高峯發脈，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轍而東，望東峯之高者趨之，蓮舟疲不能從，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曳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卽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躋躋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

上巖出險，還雲靜菴。日已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遂別而下。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龍仁寺。

十五日，寺後覓方竹數握，細如枝，林中新條，大可徑寸，柔不中杖。老柯斬伐殆盡矣。遂從岐度四十九盤，一路遵海而南，踰窳巖嶺，往樂清。

遊白岳日記徽州府

丙辰歲，余同潯陽叔翁，於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寧，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過橋，依山麓十里，至巖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廟中燈，冒雪躡冰，二里，過天門里許，入榔梅菴，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冰響錚錚，入菴後，大觀作潯陽，與奴子俱後，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起視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坐樓中，適潯陽並奴至，乃登太素宮，宮北向，元帝像，乃百鳥啣泥所成，色熬黑，像成於宋，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廟御製也。左右爲王靈官趙元帥殿，俱雄麗，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峯，峯突起數十丈，如覆鐘，未遊臺宕者，或奇之，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爲紫玉屏，再西爲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爲三姑峯，五老峯，文昌閣，據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頗似筆架，返榔梅，循夜來路，下天梯，則石崖三面爲圍，上覆下嵌，絕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飛落其外，爲珠簾水，嵌之深處，爲羅漢洞，外開內伏，深且十五里，東南通南渡，崖盡處，爲天門，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間，高爽飛突，正如闔闔，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爲第一，返宿菴中，訪五井橋崖之勝，羽士汪伯化，約明農同行。

二十八日，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漫谷矣，余強臥，已刻，同伯化踞榻，二里，復抵文昌閣，覽地天一色。

雖阻遊五井，更益奇觀。

二十九日，奴子報雲開，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來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飯。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偶步樓側，則香爐峯正峙其前。樓後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爲余談九井橋巖傳巖諸勝。」三十日，雪甚兼霧濃，咫尺不辨。伯化攜酒至捨身崖，飲睇元閣，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峯巒滅影，近若香爐峯，亦不能見。

二月初一日，東方一縷雲開，已而大朗，溽陽以足裂留菴中。余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漸合，溪環石映，佳趣盎溢。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亘如白岳之紫霄巖，巖下俱因巖爲殿，山石皆紫，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尺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如雁宕龍鼻水。巖之右，一山橫跨而中空，卽石橋也。飛虹垂竦，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衆峯環侍，較勝齊雲天門。卽天臺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穿橋而入，里許爲內巖，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還飯於外巖，覓導循崖，左下灌莽中，兩山夾澗，路棘雪迷，行甚艱，導者勸余趨傳巖，不必向觀音巖，余恐不能兼葑盤龍井之勝，不許行二里，得澗一泓，深碧無底，亦龍井也。又三里，崖絕澗窮，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亦此中奇境，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葑盤石高峙山巔，形如擎菌，大且數圍，登之積雪如玉，迴望傳巖，岷嶽雲際，由彼抵葑盤，亦近，悔不從導者，石旁有文殊菴，竹石清映，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重山半，得觀音巖，禪院清整，然無奇景，尤悔覲而失傳巖也。仍越嶺，東下深坑，石澗四合，時有深潭，大爲淵，小如臼，皆云龍井，不能別其孰爲五，孰爲九。凡三里，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爲青龍，一爲白龍，余笑頷之。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石跨之，頗似天臺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請速循澗，覓大龍井，忽遇僧自黃山來，云出此卽大溪，行將何觀，遂返里餘，從別徑向漆樹園，行巉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木，一往幽麗。三里躋其巔，余以爲高塔。

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五老峯正對閣而起。五老之東爲獨登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爲展旗峯，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余向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猶帶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菴已晚餐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爲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徽州府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疇頗廣，二十里爲豬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十里至嶺，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峯，片片可撥，又三里爲古樓坳，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攔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宿高橋。

初三日，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村，二十里抵湯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池前臨溪，後倚壁，三面石甃，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黃貞父謂其不及盤山，以湯口焦村孔道，浴者太難，還也。浴畢，返寺，僧揮印引登蓮花菴，臨雪循澗以上，澗水三轉，下注而深，泚者曰白龍潭，再上而停涵石間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藥臼，曰藥鉢，宛轉隨溪，羣峯環聳，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菴，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爐前鐘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謂遂返寺宿。

初四日，兀坐聽雪溜竟日。

初五日，雲氣甚惡，余強臥至午起，揮印言慈光寺頗近，令其徒引過湯池，仰見一崖，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余卽從此攀躋上，泉光雲氣，擦繞衣裾，已轉而右，則茅菴上下，馨韻香煙，穿石而出，卽慈光寺也。寺舊名硃砂菴，比邱爲余言，山頂諸靜室，徑爲雪封者兩月，今早遣人送糧，山半雪沒腰而返，余與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

被臥。

初六日。天色甚朗。覓導者各攜筇上山。過慈光寺。從左上。石峯環夾。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疎木茸茸。仰見羣峯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着趾。余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爲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絕巘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尙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透峯罅而下。東轉卽蓮花洞路也。余急於光明頂石笋。矚之勝。遂循蓮花峯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中間巖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悚骨。其內積雪更深。鑿冰上躋。過此得平頂。卽所謂前海也。由頂更上一峯。至平天。矚之兀突獨聳者。爲光明頂。由矚而下。卽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矚陽爲前海。陰爲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花二峯最峻。其陽屬徽之歛。其陰屬寧之太平。余至平天。矚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矚後一菴。菴僧俱踞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饑。先以粥餉。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謂余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笋。矚宿是師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卽丞相原也。頂前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潯陽踞大頂相對。各誇勝絕。下入菴。黃梁已熟。飯後。北向過一嶺。躡躑躅莽中。入一菴。曰獅子林。卽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霞光。已待我菴前矣。遂指菴北二峯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峯列岫。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綴間。構木爲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更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爲石筇。矚。矚脊。